

《快點兒》

5E16鮮字秋墨

在這個飛速發展的時代，快節奏似乎已經成為了生活的主旋律。我們總是在追求速度，希望用最短的時間完成最多的事情。然而，有時候快點兒卻會讓時間變得更慢，讓我們在匆忙中錯過了許多美好。

繁星點點，燈火閃爍，忙碌的人群在街頭穿梭，城市的脈搏在這夜晚跳動。滙入人流，所有人都匆匆走過，頃刻便消失在視線中。快，是這座城市的基調，令人措手不及，如漩渦讓我深陷，如疾風把我刮走，如湍流將我沖去。而在歲月流年中，我什麼都沒有錯過，卻又好像錯過了些什麼，我沒機會去想，只因我早已被洪流帶到別處了。

又或許，我該再划快點兒。

童稚時，母親常叫我快點兒，起床要快點兒，洗漱要快點兒，走路也要快點兒。而印象最深刻便是她總打着快遲到的名義，用她大而柔軟的手拉着我的小手在街上急走，我的步子小，母親走一步，我得走兩步，索性地跑起來，等到了學校的時候，早已大汗淋漓，氣喘吁吁地抬起頭問：「媽媽，你能走慢點嗎？我跟不上你。」而母親總是敷衍答道：「要是你穿衣服能快點，我們就可以走慢點。快，進學校去！我們放學見。」可事實是，在那個弄不清楚衣服正反面的年紀，快點穿衣服談何容易？最後只能跑，跑着跑着，我便上了小學，緊接着是中學、大學。我早就能迅速地穿好衣服，可跑着走已成了我的習慣，我沒必要慢下來走。

時光如梭，轉眼間便大學畢業，我離開了家，母親從電話中又碎碎唸到要我快點兒。只不過這次是叫我快點兒找一份穩定的工作、快點兒成家立業，這樣他便老懷安慰了！這次我也是這樣想的，要快點兒。草草結束通話，開始着手準備。我泡在由「快一點兒」組成的海洋，猛然抬頭，竟記不清母親的樣子。我從未刻意去記下母親。我們被浪潮推散了，越推越遠。

母親的快點兒在我的生命中逐漸褪色，我卻在不知不覺中如母親般催促自己快點兒。

直到五年後的夏天，出現另一通叫我快點兒的電話。

「請問是王麗珍女士的家屬嗎？這裏是東區醫院，患者情況不穩定，請你快點兒來一趟。」

「我……我媽怎麼了？」

「電話裏說不清楚，還請你快點兒過來急症室。嘟——」

我從來沒有如此急切過，在堵車下硬生生從公司跑了十公里去醫院，幸好最後並無大礙。

病房裏，母親躺在榻上。她很瘦、很虛弱，插着管子，不太能說話。我握住她的手，一滴淚珠從眼中砸下，落在母親的手上。太快了！太快了！母親的手竟不知不覺地變得骨感，不復昔日柔軟。臉上也開始有細紋，而我在時間長河中卻找不到任何一個她老去的節點，像是一瞬，她變老了，我長大了。我和年輕、健康的母親錯過了。興許是聽到我的抽泣，母親的手回握著我，就像小時候一般。是想要我又快點兒嗎？不，這次我不想了！我想要慢點兒，至少讓我找到你改變的一瞬。

我還能握上母親柔軟的大手嗎？想必是不能的。現在的我更想緊握母親骨感的手，抵禦時間的洪流，不求逆流而上，只求能晚些被沖走。又或許，我該「快點兒」，在五年前及時握住母親的手，叫她和我一起慢慢游。

如果我們終會分散，我將把離別無限延長。

一天又一天，我緊握母親的手，走在綿延曲折的小路上，陽光透過樹梢悄悄灑下，我們走呀走，走過細雨落下，土地長出新的嫩芽；走過艷陽高照，樹木有了粗壯的枝條；走過秋風蕭瑟，紅色的楓葉飄下；走過銀裝素裹，留下一個個坑窪。四季悠然輪轉，我們走過一年又一年，直到永恆。

（全文1316字）